长篇小说

夜幕下的哈尔滨

上

陈玓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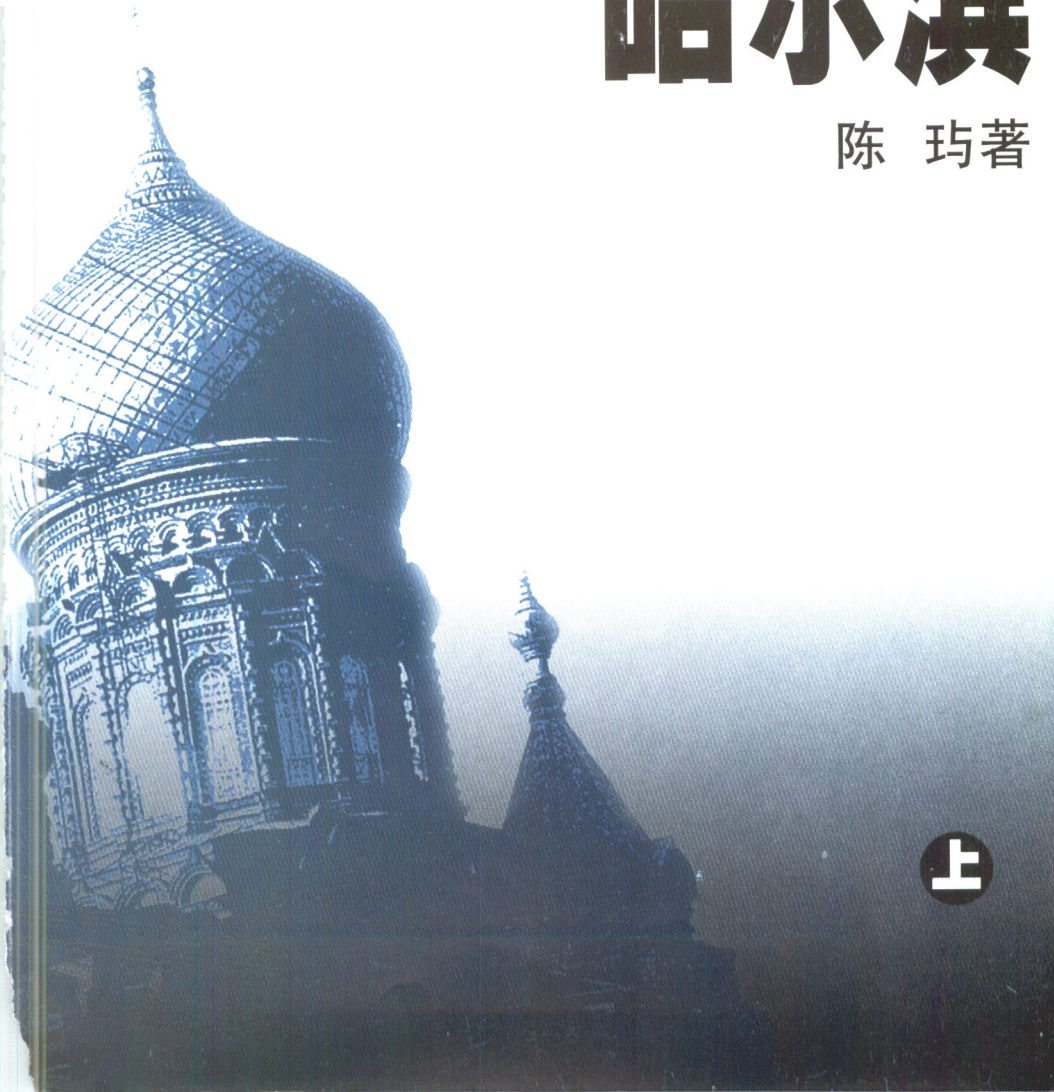
YEMUXIA DE HAERBIN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夜幕下的哈尔滨

陈 玓著



上

© 陈　玓 200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幕下的哈尔滨 / 陈玓著 . —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02. 10
ISBN 7-5313-2442-3

Ⅰ. 夜…　Ⅱ. 陈…　Ⅲ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　Ⅳ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54283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　邮政编码 110003
联系电话：024—23284285　23284029
购书热线：024—23284402　23284401
E-mail: chunfeng@ vip. 163. com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：140mm × 203mm　印张：30. 75　插页：2
字数：716 千字　印数：1—5000 册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　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郜　文　杨　顺　责任校对：潘晓春
封面设计：耿志远　版式设计：马寄萍

定价：48. 00 元

版权专有　侵权必究
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 ertongbook. com

作者像

陈玙 1924年6月26日（农历）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，父亲是位当地颇有名气的中医。“彦人”这一常用笔名，显示出他对哺育自己的故土的深厚情愫。

1945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，写出了《忏悔》(哈尔滨青年剧团上演时改名为《双珠凤》）等多部话剧。1947年入哈尔滨大学戏剧音乐系学习，同年学校成立“哈大文工团”（1948年6月1日改为“东北文化教育工作队”此时他正式参加革命），先后被任命为创作组长、演出委员会主任，开始了专业创作。1954年响应“青年作者到工农兵中去落户”的号召，全家迁往鞍山，最初投入鞍钢建设工地体验生活，任第二炼钢工地党总支副书记，后被调入鞍山市文联，任秘书长、副主席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后调入辽宁省作家协会，被选为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，辽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。离休后为辽宁省作家协会顾问，国家一级作家。

在五十余载的创作生涯中，时间最长、写作最多的是剧本，其中不少在演出后都产生了影响，甚至引起了轰动。如话剧《友与敌》被收入东北文联的群众文艺丛书，在《东北日报》全文发表，后又改名为《朋友和敌人》由《剧本》月刊发表，作家出版社出版；参与创作的歌剧《立功》，曾进京为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演出，特别是1964年与陈淼共同创作的话剧《风华正茂》，演出后佳评如潮，报纸整版发评论剧照，长影厂决定搬上银幕，然而一夜之间鲜花变毒草，陈玙受到了比1954年两出独幕讽刺喜剧《啼笑皆非》、《自作聪明》更为猛烈的批判。从此，在这之前几乎年年都有剧作问世的陈玙，被迫停笔，一停就是十四年，直到1978年才又拿起笔来，创作了全国百余剧团上演的讽刺喜剧《白卷先生》。在长期从事剧本创作的同时，偶尔一试的小说创作，竟大获成功，1959年出版的中篇小说《出路》，初版的四万五千册三个月便售罄。可厄运也从此开始，为此书遭到长达一年的批判。可以想见，如果不是这一次又一次的错批误判，在陈玙的戏剧、小说的创作目录上，决不止于目前这些，其成就肯定会超过今天。

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这部出版已近二十年的小说，是酝酿准备三十年才得以动笔，出版后两年内便印刷了近三十万册，并改编为电视剧。近闻中央电视台将再次改编为二十集之连续剧，可见这部小说在读者心中所占的位置。

早已年逾古稀的陈玙，仍在笔耕不止。

（宋加哲）

1

清明过去，谷雨快到了。可是哈尔滨的夜晚，还是凉风扑面，寒气袭人。已经抽出嫩芽的柳枝在北风中摇曳着。真让人担心，那经过严冬酷寒，朔风吹打，挣扎而出的嫩绿小叶，会再被这塞外风吹刮得枯萎回去。一九三四年哈尔滨的春天，好像也被日本占领者卡住了一样，竟来得这样迟缓。

夜越来越深了，热闹的哈尔滨站前，南来北往的人流早已断了线，通往道里、道外、南岗、马家沟的电车也没有几个乘客了。车站收票口前排列着出租的小汽车、马车和人力车，司机和车夫就好像吹了熄灯号后的寄宿学生一样，都在自己的车上闭起了双眼，只有列车进站的汽笛声，时时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。

正常的行人减少，行动鬼祟的特务就显露出来。他们就像裹在鱼群里的虾米一样，鱼群远去，留下的虾米就历历可数了。今天晚上，车站前这样乱蹦乱窜的“虾米”要比往日多。为什么呢?是发生了什么重大案件，抑或是遇上了传统的“节日”?都不是。原来报上早已公布：明晨五时三刻，新近登基的大“满洲帝国”皇帝陛下特别任命的黑龙江省参

事官、滨江警备司令部和哈尔滨特别市警察厅顾问玉旨雄一，由首都新京乘特别快车到达哈尔滨。这家伙一身兼三职：军、警、政全包。名为参事、顾问，实际是执掌大权的太上皇。那些汉奸省长、警备司令、警察厅长，听起来官名比参事、顾问大得多，实际上，不过像木偶戏里的小戏人子一样，无论怎样蹦跳都是身不由己。现在小戏人子的提线人、操纵者就要到任。为保证这个侵略者的安全，哈尔滨的反动机器全部开动起来，宪兵、警察、特务在头一天就全部出动了。火车站自然是他们巡查、监视的重点。

车站主楼上的大钟已经指向半夜一点，夜风更凉了，赶火车的乘客都钻进了票房子，个别警察、特务也相跟着溜进了背风的地方。这时，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。这两个人从头到脚一身黑：黑帽子、黑衣服、黑袜子、黑鞋，连手里提的铁桶都用黑布缠上，真像武侠小说中的夜行人一样。这两个年轻人脚步轻快，行动机灵，顺着墙根儿很快就走到离“建国纪念碑”不远的马路边上。两人一拉手，站住了。矮个的又拉高个的一下，他们便同时退身到墙旮旯里，抬头向眼前的“纪念碑”望去。那个象征着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胜利的高大建筑物，才竣工不久，钢筋水泥的碑身夜晚看上去显得黑魆魆、阴沉沉。不知是由于修碑人的疏忽，还是由于匆忙建成，“纪念碑”旁竟没有照明设备，仅靠车站前和马路旁电灯的余光暗淡地投射到那里，使得它眼前的景物都变得影影绰绰不可捉摸了。

两个年轻人，经过仔细观察，确认“纪念碑”南面空无一人，马路两旁也没有人行走的时候，便互相一扯，轻手轻脚地向“纪念碑”走去。他们贴身在“纪念碑”上，定了定神，又往车站那一面移动，当他们刚转到拐角地方的时候，忽然听见碑那一面有人在急促地讲话。两人急忙收住脚步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侧耳听去，一个被压低了的尖嗓子说："不对，还有一份你没拿出来，你起坏心眼子了，想独吞……"

又一个尖嗓子说："我要起坏心眼子天打五雷轰，明天让'狗子'抓去剁手指头……"

"可我明明看见你从那个醉鬼西服兜里……"

前一个尖嗓子刚说到这，后一个尖嗓子忽然嘘了一声说："'狗子'！快走！"

话音刚住，就从两个青年藏身的"纪念碑"拐角前面，嗖嗖蹿出两个瘦小的身形，哈着腰，一溜风似的钻进"纪念碑"西面小树林子里，一眨眼工夫就无影无踪了。

两个青年刚要再从拐角处探头看看，忽然从马路那边传来咯咯的皮鞋响，还夹杂着哗啦哗啦的铁器相撞声。两个青年一听，便知是挎洋刀的警察狗子来了，忙屏住呼吸紧紧地贴身在碑壁上。这时，一个细长的身影从碑北面走出来，直向小树林走去。小树林里静悄悄的。细长的警察站住脚，伸着脖子向前望着。警察站的地方，离那两个青年只有七八步远，一回身就会看见他们。两个青年这时十分紧张。他们倒不是怕被警察发现、搜查，他们浑身上下一没带武器，二没藏禁物，只是提了一铁桶红色快干"拉哈油"❶，外带一把特号毛刷子。当这两样东西还未被使用的时候，谁也断定不了它会被派做什么用场。只有他们心里有数。但是他们还是怕被这些没事还要找事的敌人鹰犬按在爪下。盘问，搜查虽不要紧，但要带到他们的巢穴里，塞进黑屋子，关到明天欢迎他们主子的仪式过去再放出来，岂不误了大事！他们俩想到这里，就更加着急。矮个的一拉高个的，头向南边一歪，

---

❶ 快干"拉哈油"：为一种进口的高级油漆，凝聚力和渗透力都特别强，涂上后马上就干，油色也立即渗入附着物，不怕风吹雨打，多年不变。

示意要贴着碑身溜走。高个的忙用力攥住对方的手，示意他千万不要乱动。是呀，离得这么近，一动就可能把警察的视线吸引过来，就这样，两个人紧贴碑身坚持着。他们恨这个警察动作这样缓慢，好像被谁用定身法定在那里一样。实际上警察只站那儿观察了一两分钟。当他刚要转身往回走的时候，忽然远处火车一声长啸，接着只见收票口前车上的司机和车夫，一哄而起，拉人力车的抓起把手拥向收票口，赶马车的吆喝着牲口，向前移动着，小汽车也发动了马达。收票口前的电灯刷的一下全亮了。这时，那个细长身子的警察忙转过身，向收票口奔去。与此同时，一些躲在票房子里的宪兵、警察、特务也都钻了出来，向同一地方聚拢。和收票口前的热闹景象构成对比，“纪念碑”前静悄悄空荡荡的不见人影了。

“罗世诚，趁火车进站，赶快动手!”矮个的一边说着，一边拉着高个的罗世诚，就往碑北面转。转到了北面，罗世诚急将身子往下一蹲，对矮个的说：“肖光义，上!”

肖光义手提铁桶，嘴叼大毛刷子，一抬腿踏上罗世诚的肩膀，说了声“起!”罗世诚那大个子便忽忽悠悠地站了起来。没等罗世诚站稳，肖光义就把大毛刷子插进“拉哈油”桶里，蘸饱了红油，高高举起右手，晃开臂膀，向“纪念碑”上奋力写去。

“肖光义，大点写，越大越好!”站在下面当人梯的罗世诚本来看不见上面写的字，这时却像看见了一样，低声地、不断地鼓励着肖光义。

“瞧好吧。”肖光义悄声说，“一出车站就能看得清清楚楚!……哎，往下蹲蹲，再蹲点……”

这时收票口那边人声嘈杂，下车的旅客开始往站外走。

“还有几个字?”罗世诚问。

“就完，剩下最后一个‘河’字了。”

小汽车的喇叭鸣叫着，嘈杂的人声越来越大。肖光义在这短促的时间里，一口气写完了八个斗大的红字：“赶走日寇，还我山河!”现在正在画大惊叹号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鬼魂一样的家伙摸上来了!

这是警察厅特务科一个叫秦德林的便衣特务。他在车站蹲了半宿，越蹲越难熬，直觉肚子发空，浑身发冷，便溜进车站西南角一家叫欢乐园的有女招待的通宵酒馆里。他占了一个单间，要了二两烧酒，一盘芥菜肚，一盘酥鲫鱼。他一边喝着烧酒，一边和一个才来不久的女招待胡缠起来。二两烧酒进肚，又让续上二两。酒馆上上下下谁也不敢得罪这种人。年轻的女招待既缺少经验，又没办法，只得笑脸相赔，任他胡来。他喝呀，喝呀，喝得天旋地转，忽然一声火车汽笛长鸣，把他从酒乡中唤醒，伸手一看表，一点已过，这正是从满洲里开来的快车进站。他知道这是一趟途经几个抗日游击区，车上经常出现共产党传单和小册子的“特情”最多的列车。特务科长葛明礼对这趟车极为重视，有时还亲自前来查看。今天夜里更不同往常，可他……想到这里，吓出一身冷汗，一把推开紧靠在身上的女招待，恶狠狠地骂了句：“净他妈的发浪，你可误了我的大事!”

女招待险些被他推倒。她趔趔趄趄地靠在墙上，直愣愣地看着这个便衣特务。他再也不看女招待一眼，伸手抓起桌上的帽子，摸了摸挂在屁股后边的手枪，脚步踉跄地冲出门去。酒钱、菜钱竟连问也不问一声就蹓了。

秦德林出了酒馆，冷风一吹，稍觉清醒些。他举目向车站前边一看，糟糕!下车的人已经向外走了。收票口前边已经围满了他的同僚，那里面很可能就站着他的顶头上司葛明礼。他们俩虽说是多少年的老交情，可是到了节骨眼儿上，

葛明礼还是毫不留情。如果这个时候跑上去，说不定当场就会给个“手贴脸”。若是不上去……正当他举棋不定，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忽然瞥见“纪念碑”北面碑壁上，好像有人影在活动。“真是见鬼了，那上面怎会有人?”他自语着，又用力眨巴眨巴眼睛，使劲朝那里望去。可不真有人!而且是两个人影摞在一起，上面那个还直动弹，在他头顶的碑壁上仿佛有些弯弯曲曲的东西在放亮。这是什么东西呢?这两人在干什么?凭着他那猎犬一样的嗅觉，使他立刻本能地感到这可能是个极重要的发现。如果真让自己遇上一桩重要案件，又在一时之间破获了，那升官、发财……这念头一起，他立刻精神百倍。他迅速地向左右瞥了一眼，发现没有任何人可以和他争功，便一伸手从屁股后面抽出手枪，猫着腰，轻手轻脚地向“纪念碑”前边摸去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前边的目标，目标越来越清楚，不但看清了两个人的衣着，连“纪念碑”上“赶走日寇，还我山河!”八个大字也看清了。他险些惊讶得叫出声来：真是吃了熊心豹胆，竟有人敢往这圣灵的碑上写……这可是两条大鱼呀……他的心禁不住怦怦直跳，端着枪的手激动得哆嗦起来。他一边往前摸着，一边打着主意：先开枪把下边那个打伤，下边的一倒，上边的那个就会摔下来，自己再往前一跳，一伸腿就可以把他踩在脚下。那时所有围在车站前边的同事都会跑过来，对着他这个英雄称羡不已。而他的顶头上司，也会把伸出的巴掌蜷回去竖起大拇指……他越想越激动、兴奋，屏住呼吸，压住心跳，无声地往前摸着。眼看就要摸到跟前了，那两个黑衣人还没有发觉。秦德林手指钩在枪机上，正要对准下面那个人瞄准射击，猛然，他觉得端枪的胳膊一震，一酸，有谁准确地打在他的穴位上，使得手里的枪向天空飞去，就在枪和手分离的时候，枪弹发着哨音，从肖光义的身边擦过去，钻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进“纪念碑”的碑墙里。从弹洞里飞出的水泥渣子直打在肖光义的脸上。他和罗世诚都惊得一抖，二人同时一回头，看见离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人正把另一个人按倒在地，挥拳猛击头部。两人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肖光义一翻身从罗世诚肩上跳下来，向前扑去……

这时，车站前传来一连串的警笛声。笛声凄厉，人喊马嘶，一阵杂沓的皮鞋声同时向这个方向奔来。

肖光义和罗世诚还没有扑到两个搏斗人的前面时，那个挥拳人猛抬起头来对他俩一指小树林喊道：“还不快跑!”

他俩一看，眼前这个人几乎和他们一样，也穿了一身黑衣服。在微暗的光线下，他那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显得特别明亮，两道剑眉由于愤怒和激动而向上挑起。那椭圆的脸型、白皙的面孔、宽宽的额头和高高的鼻梁，显出一股英武之气。

这个人肖光义和罗世诚都认识，所以当他们看清以后，不约而同地、惊喜地喊了一声：“是您!”

“快，快跑!”

这时倒在地上的特务秦德林挣扎着要往起抬头，肖光义一咬牙，跨前一步，举起手中装“拉哈油”的铁桶，猛力地扣在秦德林的脑袋上。鲜红的油色，顺着秦德林的脖子淌下来……

皮鞋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成串的警笛哨音伴着杀猪一般的喊声：“抓活的呀!围过去抓呀!”

这时，挥拳人一推肖光义厉声喝道：“快跑!”

肖光义对着他那仿佛喷射着火焰的大眼睛说：“王一民老师!那你……”

“不要管我!”被喊作王一民老师的人，一边说着，一边纵身一跳，轻似狸猫般地跳到秦德林那支手枪跟前，敏捷

地拾起来，拉开枪栓，推上子弹。

在这同时，肖光义和罗世诚已经飞快地向小树林跑去。

敌人追过来了。跑在最前边的两个敌人，已经接近小树林。就在这时，接连响起两声清脆的枪声，两个敌人一前一后倒在地上。后边成群的敌人被这突然而准确的枪击惊呆了，像在奔跑中受惊的狍子一样，猛然收住脚步，张皇四顾，不知所措。有那乖觉些的，急往路旁一闪，躲到街灯的水泥柱子后面去了。

就在这暂短的停顿里，肖光义和罗世诚已经钻进树林不见了。

这时在惊呆的敌人堆里忽然发出一声像饿狼似的嗥叫："八嘎牙路!哈牙哭!"❶这是一个穿着一身黄呢子军服，戴着红字白袖标的日本宪兵在嘶喊。他一边喊着，一边向"纪念碑"东边指着。人们顺着他的手望去,发现一个人影,已经爬上斜对火车站东南方向的铁路医院的院墙,正要往下跳。

"射击!"

十几支手枪同时响了。几乎和枪响同时，墙头上的人影一晃不见了。是打中了，还是跑掉了?这群宪兵、警察、特务互相看了看，便像一群猎狗一样，撒开蹄子，拼命地向院墙跟前跑去。跑到墙下，都伸长两手往高蹦，想要抓住墙头，翻上去。可是十几个人就像打地基的肉夯一样，咕咚咕咚地蹦了好多下，谁也没够着，最后只得用人驮人的办法爬上墙头。一连爬上去好几个，他们探着脑袋往下看，只见院子里黑洞洞阴森森，手电光在墙根下来回晃动半天，也没见到人的踪迹。

---

❶ "巴嘎牙路"、"哈牙哭"系日语，意为：混蛋，快。

2

王一民随着枪声轻轻地翻进了铁路医院。这里的地形他早已摸熟，曾不止一次地在这儿甩掉过跟踪、追捕的敌人。这个院子地大、人少、房稀，很多俄式小房夹杂在树木山石之间，四处都有掩蔽物，各方都有迂回的路。至于进出的墙头，他也早已选好。从对着车站那边的墙头翻进来，穿过一片树林，绕过两栋小房，爬上一棵老榆树，就能翻过南面的墙头。跳下墙来，马上就可以钻进一条窄巷，然后再钻几条小胡同，就到了喇嘛台。这里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，往哪里跑都可以。

今天，王一民就是顺着这条路线跑的。当他跑到喇嘛台的时候，猛听见从南边传来一阵摩托声。他急忙躲在墙角的暗影里，探头向南望去，只见马路上闪动着无数刺眼的车灯，在灯光交织映照下，他模糊地看见一辆辆摩托车，风驰电掣地向这边冲来。这是南岗的日本宪兵队出动了。看来这八个大字和夜半枪声，已经震动了所有的敌人。他们大概是倾巢而出了。

王一民把手表凑到眼前一看，表针已指三点一刻，距离

敌酋玉旨雄一到达的时间还有两个半小时，还可以赶回住处吃点东西。闹腾了一夜，滴水未进，肚子直叫唤呢。王一民想到这里，乘敌人的摩托还没有冲过来的时候，忙转回身，贴着墙边，紧走几步，拐进了又一条窄巷。窄巷里没有街灯，向前望去，黑洞洞的望不见头。顺手从腰带上抽出那支德国造的枪牌撸子，枪筒子还热热乎乎，余热还没有散尽呢。他很喜爱这支小巧的手枪。这支枪今天已经为他立下了第一功，消灭了两个敌人，以后说不定还有用处呢。

夜虽黑，路却熟。越往前走，越能辨认出一些景象。被强烈车灯刺激过的眼睛，现在得到调整，可以大踏步向前走了。他避开大路走小巷，很快就回到花园街住处。

南岗花园街这一带是白俄和中国人杂居的地方。他的房东就是一个白俄老太太。这个老太太一共有两栋俄式平房：一栋大些的她自己领着子女住；一栋小些的租给两个不带家眷的男人住，一个是第一中学国文教师王一民；另一个是作家塞上萧。塞上萧是这里的老住户，原来住在他对面屋的是个银行职员，去年年底要结婚，不得已从这里搬了出去。本来这里居住条件很好：两层墙壁，隔冷又隔热。从房顶到地脚的大壁炉，烟囱通到房顶上，炉门开在堂屋地里，里屋可以不见烟火。门窗都很坚固。房钱虽然稍微贵一些，却带一些家具。如果房客不愿意自己做饭，还可以在房东老太太家包伙。有这样一些好条件，那个要结婚的青年是不愿搬走的，在这十四平方米的房间里结婚不是蛮好嘛。可是不行，因为房东早有规定，这规定至今还残留在院门旁贴的那张出租房屋启事上。那上面写着：本院有带小仓库的正房一间半，专门租给不带女人的单身男人，有愿租者请到院内接洽。

房东老太太为什么提出这样奇怪的条件呢?谁也讲不清

楚。她自己就是女人，为什么又这样讨厌女人呢?有人说这是她死去的白俄将军丈夫留下的遗言，她要信守到底；也有人说因为她从前租给过两个单身女人，一个总往这勾引男人，弄得这间屋子不清不白，近似娼寮了；又一个更严重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竟在门楣上拴根绳子吊死了。老太太清晨起来，几乎撞在死尸上，吓得她大病了一场。反正这规定总是事出有因吧，更何况白俄出租房子总喜欢弄些附加条件。她这里要单身男人；换一处就可能要单身女人。甚至还有的地方专招不带子女的年轻寡妇。乍一听起来觉得很奇怪，细一打听就明白了，原来这房东本人就是个小寡妇，她是要找一个同病相怜的伴儿。

总之，诸如此类的出租房屋启事在白俄住宅区的门旁和院墙上随时可见。

由于房东老太太的特殊规定，那位要成家的年轻房客只好从这里搬走了。这时塞上萧的吉林同乡学友王一民正在找房子，条件符合，经塞上萧一引见，就搬了进来。

王一民搬到这住已经有四个多月了。他和房东处得很好。房东很钦佩他，说他是个最守本分、最老实的知识分子。他承袭了东方最古老的传统道德，甚至连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那样严格的孔氏训词也都办到了。他不像作家塞上萧那样经常引些男男女女来高谈阔论，笑语喧哗，惹人发烦。他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，很少有人到他这来串门。房东老太太的规矩是每到夜里十点半就关院门，一根大铁栓外加一把大铁锁，关得牢牢实实。老太太一个人掌管钥匙，谁回来晚了都得敲门。越晚敲的时间越长。塞上萧经常晚回来，他曾做过计算，大概每增加十分钟就得多敲一分钟，若是晚回来两个小时就得敲十二分钟。这在晴朗的仲夏之夜，自然不算什么，怕就怕遇上恶劣的气

候，那就要遭罪了。待把这位年过花甲，胖得像一座肉山的老“玛达姆”敲出来时，就听她一边走一边嘟哝着一串一串的俄国话。中国话她本是精通的，此时一句也不说。平常看见人，她总是笑一笑，这时两腮的肉完全耷拉下来，连眼眉也都跟着拽下来了。这种特殊待遇，塞上萧经常享受，王一民可一次也没有。当然不是他没有晚回来过，有时还晚得出奇呢，就像今晚这样。如果按照老太太那种“晚归增点开门法”，王一民就不用叫门了，等清晨开门时再进去吧。

今夜，王一民像往常晚回来一样，先悄悄地站在门口听听动静，左右观察一番，当他确信院里没人活动，街上没人行走的时候，便轻轻地往起一跳，双手扳住将近三米高的木板墙，身子一蜷，双脚一点，就上了墙头。再一翻身，用同样的姿势，一蜷一点，便轻轻地落在院里平地上。这一套非常精确的动作，他做得是那样敏捷、熟练、好看，甚至是衣不沾尘地就翻过了那一般人无法逾越的板墙。王一民是个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，不是走江湖的拳师，也不是戏班里的武行，可他这功夫是哪来的呢?这要先从他父亲谈起。

王一民的父亲是吉林省有名的老饱学，古书读得特别多，什么诗经楚辞，五经四书，唐宋八家，元曲明文，他都烂熟于胸中。可是越读书，他越呆板，呆板得什么事情也做不成，只能开个私学馆，把肚子里的书传给下一代。因他从小到大净坐在火炕和冷板凳上苦念诗书了，所以身板越来越坏，到晚年就百病俱全了。王一民是他四十二岁那一年得的独生儿子。晚年得子，自然十分钟爱，孩子也聪慧异常，诗文词赋一教就会。可也是身体不好，和他的老父亲差不多，热一点热伤风，冷一点重感冒，弄得父母担惊受怕，生怕严霜打了这独根草。可是到八岁那一年，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。原来王一民的妈妈有个弟弟，在北京陆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